



Part C | 老的理想
artwork/ wongszechir

——引自姚松炎，《老年稅的討論失焦》，2014

其實，解決老人貧窮問題，絕對不是派錢可以解決的。

真正的解決辦法在於控制通脹，

長久維持低生活費用的社會，對前景自然無憂；

推動分享經濟，鼓勵社區關懷，

衣食住行皆可免費共享，生活自然無慮；

開放閒置農地，建設社區園圃，

老有所用，自給自足，回饋社會，傳授後輩，人生自然精彩；

慈善團體贈醫施藥，出自市民善心，

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孝尊敬悌，社會自然感恩。

世界是有 免費社區的

「不要誤會我，我是支持全民退休保障的，因為……」
姚松炎教授瞪着大眼說，生怕我們誤讀。

「有退保，退休就肯定是災難；但有退保，退休仍是痛苦。」這回，瞪着人眼的是我們，生怕自己聽錯了。

姚松炎教授常是這樣，語出驚人；連他的背景，也叫人詫異。

他是房產學人本屬右派，卻像左派的環保人士，提出「四零方案」，還在置富社區進行實驗；去年9月更競選區議員，提出「自己社區自己救」，想實踐共享經濟，卻被指陳義太高。兩年前，他撰文〈老年稅的討論失焦〉，指社會對退保的討論常走向兩極，不是以「養懶人，社會誰來埋單」為由反對，就是以「老淒涼，養老天經地義」來全力支持，但兩派討論均失焦，失焦於看不到資本主義的惡。

資本主義的惡

「解決老人貧窮問題，不是派錢可以解決的。」他說，退休之所以痛苦，在於種種不確定（uncertainty），一是你不知自己何時死何時有病，再多的錢也擔心不夠用；二是你不知道通貨會有多膨脹，再多的錢也擔心貶值。這是資本主義的惡。

「林鄭不支持全民退保，因她早預計到現在給你3,000元，30年後你連買棵菜都難，到時你又要上街啦。」她常說會爆煲，正因為政府就是這個通脹遊戲的玩家！

姚松炎教授，前測量師，曾任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助理教授，現任香港中文大大地地理與資源管理系副教授，也是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所長。



「天水圍社區協作平台」，天水圍天悅邨悅貴樓地下，成立於2009年11月。最先由5個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組成，包括：綠長青環保協進會、恆康互助社、社區發展陣線、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，關注綜援檢討聯盟。其中成員包括，由右至左順序：

阿欣，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組職幹事，關注天水圍如何成為可持續社區，引入permaculture理念。

Dodo，社區發展陣線行政總監，曾走訪北天水圍9條邨每戶逐家拜訪，了解區內問題，致力推動墟市政策。

阿影，關注綜援檢討聯盟成員，天水圍「天姿作園」組織幹事，致力推社區生產與時分發。

姚松炎非常詳細解釋這個通脹遊戲。他說，自1971年後美國已帶頭放棄「金本位」貨幣制度，即從此以後印銀紙不用以相應價值的金作兌換了；又即是說，政府可亂印銀紙，拉高通脹，從中取利；但最終亂印銀紙必然引發信心危機，貨幣系統遲早崩潰，金融風暴就會來，市民用來投資保值的金錢，就被捲走了，勝者全取……「唔知我講咩？哈哈……」他見我們聽得一頭霧水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難怪我們都是資本主義遊戲的輸家。

退休之痛還有二，就是在經濟市場退出，等同失去市場價值。「有幾多人，誤以為退休後就可嘆世界；但在資本主義的世界，你退休就有身分，冇身分就冇人尊重，點嘆呀？」

免費社區的可能

要對付退休之痛，就要狠狠地玩資本主義的遊戲，行社區共享經濟模式（sharing economy），簡單來說亦即是重回到「以物易物」（barter），打造「免費社區」。「一來解決通脹問題，二來讓老人家可以參與社區，重獲身分，這個很重要。」

但世上怎可能有免費社區？「你說不可能，因為你被資本主義荼毒太深；但追本溯源，生活其實是免費的。」免費也者，指的是不用錢消費，而非「唔使做」，姚松炎說，世上不應有「不勞而獲」，但免於用錢消費的社區卻是可能的。

「我好記得，小時返內地，爸爸告訴我內地的叔叔失業了10多年。嘩，當時我都覺得有可能。在香港你失業2至3年，死得啦，怎可以仍能生存10多年？原來，就因為生活低消費。」

「為什麼2元乘車優惠是德政？就因為以後無論去任何地方，都不再構成經濟壓力；假如在衣食住行連醫療，都能如此低消費，退休就真是無憂，咁我100歲命都唔使怕。」

「我常想，理想的退休生活，應如陶淵明的〈桃花源記〉，不是厭棄官場，嚮往農村生活，而是從經濟學的角度看，嚮往零消費。」對於姚松炎來說，陶淵明的理想世界，就是一個零消費的社會，亦即是「免費社區」，脫離資本主義的惡，退休才可能是幸福。

他說這樣的實驗社區，在香港有，而且非常成功。「『天水圍社區協作平台』做得很不錯，只是有人知道，我認為它是香港搞社區可持續經濟中，最成功的。」他永遠有盼望。



但我們仍是孤疑，姚松炎所說全港最成功的「桃花源」實驗場，怎可能座落在有「南長實北領展」之稱的天水圍——一個菜價比灣仔還貴的社區、位處偏遠的天水圍城、充滿貧窮問題的悲情城市？

為了看清楚「天水圍社區協作平台」（下稱「平台」）是何許聖地，在正式訪問之前，我們先來個「白撞」，扮作路過的街坊，默默的觀察與聆聽。

白撞的一小時，有點目不暇給，耳朵像停不下來。你是詫異天水圍如此地大，「平台」原來只有1,000多呎，縮在天水圍北天悅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。在這個濃縮的空間，果然像一個實驗場，有5個社區組織掛草，其中3個有同工長期駐紮，辦公桌是密麻麻。除了辦公室，房間有一大半是活動室，四圍是雜物房，放着許多涼果。街坊會把天水圍附近農田的產出加工處理，運往太子「天經地義生活館」售賣，這原來也是社區經濟基地。在這基地，還有一班原本在公園過日晨、商場涼氣的老街坊，聚集開會，討論區內廚餘回收，他們是「天水圍關注垃圾徵費小組」成員，接待我們的Emily就是其中之一。她說她真正身分，其實是退休人士；社工阿欣說這退休人士，其實負責起小組所有英文書信往來。再問阿欣這究竟是什麼地方，她如此詩意地形容：「這裏的經濟效益好低，沒有人理會，但正因山高水遠，這其實是一個福地。因為沒有人對這裏有要求，就有了發夢的空間。」

因著她這句話，我們才決定跟姚松炎再來，跟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的阿欣、社區發展陣線的Dodo、關注

綜援檢討聯盟的阿彭了解這「桃花源」實驗場，聽他們是如何一起發夢。

於是乎，3月的最後一天，他帶我們走進天水圍，看這社區協作平台，如何叫免費社區成為可能。

Dodo：用夾縫效應，釋放公共空間

要有免費社區，先要有聚人的空間，才能互相協作共享。但原來「平台」這空間得來不易。因為2000年後建的新屋邨，房屋署都不歡迎民間團體進駐，永遠推說沒有位置。

Dodo、阿欣、阿彭所屬的組織，都因天水圍接連發生慘劇，而想進入這社區。Dodo算是開山老祖，2007年跟「社區發展陣線」來到天水圍，但因沒有落腳點，他最初是背着背包，左手拿着摺椅，右手拿大聲公，在麥當勞及商場間四處遊走，真的落區跟街坊訪談。「因為慘劇多，好多基金散落天水圍，那時幾乎天天都有機構搞嘉年華，派物資，歌舞昇平一番，但這有用嗎？」他們就欠志要在天水圍這社區插旗，落區看見街坊的需要，也讓街坊能看見他們。

後來因為想進駐的民間組織愈來愈多，他們就聯合起來四出找地方，看見屋苑有許多放置磚頭等建築廢料的單位，就拍下照片，上信當時的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要求釋放空間，回應社區問題。2009年，房屋署是在上下夾攻的情況下，破天荒把非住宅單位撥出作機構的會址。



這種「破天荒」絕不容易，Dodo 也許是這方面的專家。進駐後，他們眼見區內經濟被領展壟斷，許多退休街坊自發在河邊搞天光墟，就推動墟市政策。2012 年趁特首選舉之際，成功邀得唐英年來趁墟，並「不小心」承諾建墟市，梁振英也就不得不回應。雖然後來的天秀墟不盡人意，但起碼是為墟市創造了空間。「Eric Wright 曾提出「夾縫式變革」，指在現有的制度若能撐開一線夾縫，就可能帶來改變。10 年前誰會想到，今天高永文會公開說，以墟市去解決領展壟斷的問題？」現在，他們又開展另一「破天荒」計劃，要把閒置村校改裝成社區生產中心，一切漸見曙光。

阿欣：發掘區內資源，自己社區自己救

「進入天水圍之初，我們發現問題處處，就努力在外找資源來解決；但後來發現不對勁，我們不應只發現問題，也要發掘社區潛力，尋找本土資源，搞自主社區，這樣社區才可持續發展，人、物與自然才能共存。社區發展網絡除了做政策倡議，近年着重可持續文化的推動，剩食回收、教街坊用環保膠套、建立社區圍欄，定期出版社區報。」網絡的阿欣一口氣說着，仿如在說政綱。

那麼，天水圍社區最大的資源是什麼？「得閒的人」特別多，「得閒的人」中又以退休長者為多。他們說在這區擺街站，一小時可接觸 200 人，是旺角或深水埗的 10 多倍。「這區可能真的好閒，時間行得特別慢，他們好像在街坐着，等着你跟他接觸。」其實，這樣坐着的人區區都有，只是視他們為資源的人不多。

「以前的社會，也不見得資源豐富，他們怎樣生活？或者我們要從老人家身上取智識。」阿欣說，所謂的共享經濟，本來是重過老人家以前的生活；網絡搞的「有衣食堂」，說的是資源回收，只是回到長者的樞家精神；「DIY 工作班」的導師多是區內長者，是要重拾他們的傳統手藝和智慧；「中草藥導賞團」請老人家帶領，就是要聽老人言，聽他們揉合了故事、知識、文化的分享。「老人家覺得自己無用，不合時宜。那麼我們要他們學上網這些新知識嗎？其實真正要做的，是確認他們的知識、行動力，跟這社區再成為互補作用。他們多不想只是接收服務，也可服事社區的。」

雨傘運動後提倡「自己社區自己救」的姚松炎聽着，頻頻點頭。「學術界常說，mixed community 可以實踐共享經濟，因為一個社區不同的收入階層，他們的資源和需要往往是互補的，例如中產的沒有時間照顧家中長者，區內未找到工作人員可作護理和陪診。但我們做學術的，講就天下無敵，就是回收剩食這些社區實驗都未成功做過，你們就已經做了 5 年。」

阿彭：建立時間本位的經濟系統

「我們也是用『資源為本』的角度看天水圍；你若不是『問題為本』，這個地方有太多解決不到的問題了。」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的阿彭說，在她眼中，天水圍最大的資源是有農村包圍城市，還有許多長者是新移民，自小耕田，一拿起鋤頭就回復活力。他們在 2012 年起就把荒廢了的農田復耕，開始了他們的第一產業。



「社區經濟，離不開生產、消費或交換。假如只有消費者互相交換物資，欠缺生產，這經濟系統是不可持續的。」阿彭儼如經濟學者般，評論香港的經濟產業結構失衡。他們處理天水圍產業單一的方法，也相當經濟學：先是建立生產系統，包括農田生產與社區生產，後者就是用到街坊高超的手藝進行食物加工；然後是社區銷售，部分就到區外分售，賣完所取得的再落回社區分配，叫社區經濟活力再現。有趣的是，整個經濟系統，除區外的，都用上「時分券」作交易系統。

問她們現時第一產業的「GDP」，她說是一年「700 萬時分」，若按他們的換算，7 萬時分等於創造了 7 萬個勞動力，可兌換等於港幣 10 多萬元的貨品；再問到一年他們的社區總共創造了多少財富，她說是 15 萬時分，若按他們 400 會員計，每人每年平均就創造了 200 小時的勞動，約可換港幣 6,000 元的貨品，亦即是說，一個月就可慳 500 元。

阿彭說，街坊都有兩個銀包，一個放時分券，一個放金錢。「以前在銀包放 500 元，很快就用完，現在錢

就好像用不完。」他們的會員，沒有義工，每人都是勞動者，耕田、食物加工、整理資料、教 DIY 班，都可按工時賺取時分券；賺來的時分，可用來上網絡搞的 DIY 班，也可在天秀墟買菜、在他們每月一次的墟市中，購買日常用品。

讓全港成為免費社區

時分券這社區貨幣，成了以物換物的媒介，也把社區各活動與人聯繫起來。對於姚松炎來說，時分券是以時間為本位的經濟系統，能對抗資本主義的惡。「你想每人一天都只有 24 小時，若以時間為本位，誰也不可累積無限的財富，雖貧富懸殊的問題也有助解決。現在醫生這些專業，每小時收你 2,000 元，但最低工資只是 33 元。但用了時間做單位，起碼會較對等。」

他不斷鼓勵，要把時分券發揚光大，不單基層使用，更要擴闊全社區不同階層，招募多些專業人士用時分券提供醫療、陪診、法律服務，才能有更多協作；而且還要衝出天水圍，成為主流貨幣。他興奮問：「假如香港政府由他們執政，香港是否更有希望？」

大家是愈說愈興奮，談將軍澳的合作房屋、沙田城門河建農圃、社區如何設共享廚房、廢置村校如何改建社區生產中心，繼續發夢……